

內史向摯出奔周

殷地朝歌史官向摯快要崩潰了，他的地位岌岌可危！過去他自負，認為右學裡的同學都不如他，連上代史官商其都不如他用功。可是現在，箕子回來了，他是微子啟的長子，紂王的姪子，比之孟門裡的仲衍之子比干更有才華，他才一出手，就讓右學的學生子們欽佩，可是向摯卻不能理解那些箕子所畫的圖文，史官向摯含愧帶憤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紂王問向摯要雙魚石，他當時以為能得彩頭，那麼多人就他隨身佩帶雙魚石，可是紂王連沒拿起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他只能再將雙魚石掛回胸前。這對雙魚石，是黑莊首領福所琢開的，真正一黑一白兩條魚，兩隻魚尾彎曲的尺度，正好能拚成一個圓，魚眼鏤空，正好可以穿線配戴胸前，這樣好看的雙魚石，名符其實啊！可是紂王好像並不喜歡。

向摯天天在右學、在家裡畫著那八個圖形，還畫著箕子所畫的圖形 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向陽忍不住跑去離宮見紂王，他想請紂王幫忙想辦法，讓他的哥哥史官向擊能安穩心性，可是紂王居然說：「一存身者，不以辯飾之，不以知窮天下事，要安穩心性，正己則已矣！樂全之為得志，得志者，以言其樂而已矣。」

向陽聞之大哭，紂王安慰他：「不為窮約趨俗，你能懂嗎？若能懂，你就能安樂了，你這樣手足情深，我祝福你，要樂觀以對，勿喪己於物、勿失性於俗，本末倒置，就不安樂。」

向陽哭得倒地不起，他自幼與向擊手足情深，向擊一向自負好強又冷峭，對待弟弟向陽也一樣冷淡，父親去世那時，向陽只兩歲，同和哥哥八歲的向擊被喜居的玄女如意收養，自小在喜居長大。當時他還是人事不知的小兒，玄女如意和攸侯喜都是熱烈的人，向陽也熱情，卻能自制。可是向擊心冷，長大了更是情淡，為人冷峭，又自負其才。現在被微宮的箕子比了下去，他焉能安樂？史官向擊一生心冷，完全不懂喜樂之心。

紂王要向陽取出他的雙魚石，向陽自胸前取出懸掛多年的雙魚石，和向擊的雙魚石一模一樣，真正一黑一白兩條魚，兩隻魚尾彎曲的尺度，正好能拚成一個圓，魚眼鏤空能穿絲成鍊垂掛胸前。

向陽恭恭敬敬的將雙魚石奉上，紂王取過兩條魚，大手一合，將雙魚拼成了圓形，放在張開的手掌上，他對向陽說：

「陰中抱陽，陽中有陰，日月交替，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。」

1 全文註：活在世上要坦蕩，毋需矯情說大話假裝萬能，不已知識廣博就自以為全都知情，或想得到所有的知識。做人要穩住心性，端正自身，所謂得志者，是指能獲得全心全意的快樂才是真得志者，而得志之人，就是能舒發、言說快樂之情，且有方法分享給眾人之人。

向陽哭著離開離宮，一路上他反覆思量紂王對他說的話語。

向陽終於懂了！知之為知之、不知為不知，沒有什麼可羞愧的，天地之大、生靈萬有，人窮一生之力，焉能萬事俱知？人力不能勝天，更不可能征服大地，都是虛空。只有內心安樂才是得志者，「得志者，以言其樂而已矣！」

史官向摯不得志！他難堪極了，尤其箕子不時到右學來講學，教右學的學生們畫圖文，讓他更難堪了！微宮也在右學附近，殷地朝歌中心地帶有紂王住的離宮，有武庚祿和仲衍居住的孟門，還有左學和忍居。忍居裡住有北門大夫膠鬲，膠鬲有賢名，殷地朝歌人人都認識大夫膠鬲。只有他，史官向摯無人認識，更何況他又住的遠，每次來右學，箕子早就下課走人了，他都無法和箕子一較究竟。

向摯失意極了，他信步走向殷地朝歌四門市集閒逛，史官向摯住在南門，南門市集都是匠人，到處都是作坊，他自小逛熟了的地方，自從壬申夏至，倏侯喜巡狩昆夷、朔方，十萬部眾隨行，南門外的喜居只剩下玄女如意的四個侍女居住，侍女們也年老了，但是喜居依然收養殷地朝歌失養的幼童，嬖嬖們很慈愛，喜居成了幼稚園了，這讓向摯不願再去喜居，那裡沒有了玄女如意的焰火，他怎麼樣也不覺得暖。他知道弟弟向陽時常回喜居住，也帶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和喜居的幼兒玩耍。向陽早晚會回喜居早定居，他喜歡幼兒。可是向摯不喜歡小孩，小孩麻煩，又魯鈍，沒一個乖巧的，也沒有一個能像他一樣聰明。

向摯走到東門市集，殷地朝歌東門市集有鮮花香木，還有彩色羽毛、美麗的織錦布疋，小貓小狗、兔子狐狸……，有時候也能看見老虎，都是漂亮的獸畜。現在的東門市集有玉門胭脂

販售，價值極其昂貴。

但是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殷地朝歌東門市集有許多的醫者之家，那裡有醫生，他想去尋找醫生來替他解惑，他也是聽說，殷地朝歌的醫者能醫治生命，人人都通曉陰陽，所以被尊為——醫生。

東門市集老醫者仲民之家已然成為眾醫者的首領，老醫者仲民在壬申夏至，攸侯喜巡狩昆夷、朔方之前，在離宮眾人面前化成殷紅之光離開人世，只留下爪甲和少許的銀絲頭髮，家人和學生子們都得到了他的祝福，現在老醫者仲民之家，儼然就是殷地朝歌醫生之家了。

史官向摯直入老醫者之家，他想找醫生。老醫者仲民之孫思淼見向摯面如死灰，眉宇之間憂愁難解，他直接將向摯迎入後堂，醫者思淼和史官向摯分賓主跌坐大床上，學生子帶來小几案放在兩人之間，醫者思淼請脈，向摯伸出雙手，由著醫者思淼把關。

史官向摯是七情內傷啊！醫者思淼分關號脈，只覺左關脈來緩時一止復來似結脈，陰盛，又似玉潤潔至，數分明清清；右關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似促，陽盛，脈象又如石，至數模糊反成小脈。這讓醫者思淼疑惑不解，怎有人脈象如此？思淼看著史官向摯的雙眼，只見史官向摯，目中：胥肉深紅。

醫者思淼問史官向摯：「可覺得哪裡不好？」

史官向摯木著臉回答醫者：「鼻子有些腫痛。」

向摯一開口，差點熏倒了醫者思淼，向摯口氣不好，他說話口氣中有腐臭味，彷彿有爛肉

1 胥肉：眼睛內靠近鼻側的眼胥膜。

腐敗之氣。

鼻疔！史官向摯長了一枚鼻疔，已成腫疔，可是他卻不覺得疼痛？

這又讓醫者思淼完全無法理解，一般人長鼻疔，初發未發之際已經疼痛難忍了，他的鼻管都腫了，應該早就頭疼腦熱唇腮俱痛，他這樣能忍痛？

醫者思淼先開了一味藥，名〈離宮錠〉給史官向摯敷用，向摯一聽藥名，差點沒將藥扔了！醫者思淼費盡唇舌才說的向摯回心取藥，他說：「這〈離宮錠〉專治疔毒、腫毒，一切皮肉不變，浸腫無頭搽之力效，是用血竭、硃砂、胆礬、墨、蟾酥、麝香等六味為末，水調成錠，你只要用涼水磨濃塗之，立見效果。且皮肉不變，否則日久會毒氣內攻，以致神昏嘔噦，鼻腫如瓶。」

待你鼻疔好些了，你再來此，我們繼續參詳斟酌其他。」

還有其他？史官向摯簡直要昏倒了，自己好像真的病了！可是，無人肯教他這些複雜的圖文，到底還有誰懂啊！

東門外帝乙墓山西邊的號村有人懂！這是東門市集的小兒們說的，他們時常去帝乙墳山上玩耍抓兔子，永遠也抓不著，就算抓來了也要放開，殷地朝歌商人尊敬帝乙，一直不肯在帝乙墳山上狩獵，幾代人告誡下來成了殷地朝歌的風俗，人人都說那裡的生命有靈，不能砍殺了，否則要遭殃呢！

號村的人時常去山上畫圖，就是畫這幾個圖形，不信可以去山上看看，他們還將這些圖形刻在石頭上呢！

史官向擊真的走去了號村，他當然看過帝乙墳山上的石刻，帝乙墳山並無墳頭也不立墓碑，己亥冬，帝乙陟，十九歲的紂王當時只是挖深穴埋葬父親、封山植樹，時間久了，殷地朝歌已經幾代人過去了，少有年輕人知道那裡埋葬著殷地朝歌上代人主——帝乙，羨。殷地朝歌商人們反而訛傳那裡的生命有靈，不能抓捕砍殺，否則自己家要遭殃了。

號村，西歧周部落前兩代的世子號仲和號叔所居之地，也是散宜生父親王伯廷所居之地，經過幾代人經營，現在的號村已經更多人戶了。

自從乙亥歲，上代西伯姬昌遷豐，太子姬發請散宜生將病了的世子姬鮮送來此地療養，時光飛逝，已然過去十一冬了，今歲丙戌，號村的老人家早已凋零，新一代的後生漸漸多了，散宜生早就悄悄的將家眷自周社搬遷到了號村。

號村最後一位長者號叔歿時，散宜生來張羅喪禮，閔天、太顛、南宮括都來奠祭，此後號村人以散宜生為族長對外教通事宜。

號村現在是散宜生當家，西歧的三世子姬鮮奇蹟似的活下來，只是他還是見了女人要怒目相向，一點也不肯和女人接手物件，就連看見了小女孩子都要翻白眼。

散宜生與姬鮮同齡，都是六十六歲，只比殷地朝歌的人主紂王大上一歲。可是這些羌人，一點也不感激殷家朝歌的人主紂王，他們只想佔便宜，殷地朝歌無城垣、不設關隘，四方部族來附，來賓、來朝，殷家商人都歡迎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

可是當殷家商人遇到西歧周部落的羌人啊！唉！殷地朝歌將會樂極生悲。

商人的款待客人賓至如歸，所以這些西歧周部落的人來了就不走了，周部落的人喜歡搶糧、

占地，要女人，廣生兒子不要女兒，還有人人都要跪拜族長，他們要人匍匐在地的磕頭羞辱來人，周部落的羌人都說，這是禮節。

周部落羌人有羞辱人說成禮節的惡風俗，周部落的男人們害怕女人又輕視女人、還離不開女人，他們不分男女，人人都喜歡穿著殷地朝歌女人的禮服，還加以誇張裁製，人人都長衣洩地廣袖墮膝。最好笑的是，他們人人頭上都有「段」，周部落羌人從頭上就開始造假！

史官向擊終於在虢村找到了能和他一起研究朝歌之輪的人了，向擊將家裡的圖文星象都搬到虢村，還將他腦海裡想不明白的圖文一股腦子，都畫給了散宜生看，那散宜生老謀深算，老早就知道這八個圖文了，可是他也不明白其中關竅，現在有殷地朝歌的史官自動送上門來，他也將大匡抱出來鋪滿沙子，兩人就這樣沒日沒夜的一直畫啊！一直畫。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。